

从剧展到演出季，从“且看且珍惜”到“戏不能停”

持续提供优质内容，是剧院面对的新挑战

■本报记者 柳青

入秋以后，上海大剧院的小剧场档期排得很满，平均每月上演两部作品，每部戏的演出周期从1周到4周不等，“戏不能停”的节奏将持续到年底，四个月的时间里连演12部剧，组成上海大剧院的首个“小剧场国际戏剧演出季”。

承担了剧目提供和遴选的，是策展机构“爱丁堡前沿剧展”。回顾七年前，第一届“爱丁堡前沿剧展”的演出场地也是在上海大剧院的小剧场。这些年过去，作为策展方，“爱丁堡”的选剧范围早已从爱丁堡艺术节扩展到阿维尼翁OFF艺术节、阿德莱德艺术节等艺术节展，剧目数量渐长，演出周期逐步拉长。如今剧展决定回归并落户上海大剧院，并做出很有挑战感的转变：把一年一度、短时间的密集展演，扩容成持续数月的演出季。

这并非“多邀几部剧、多演几场”的简单加法。随着上海演艺市场发展，引进剧目的渠道不断拓宽，上海观众对大型综合型艺术节展和中小型专题型舞台剧目展演都司空见惯。条件优越的演出场所不断兴建，以节展的契机邀请名家，自然皆大欢喜，而另一个正在浮出水面的严峻挑战是剧院不得不面对的，即怎样在剧院的“空的空间”里，持续地为观众提供优质的内容，让良好的观演体验，从节庆的短时段狂欢蔓延成日常的随喜状态。上海大剧院的“小剧场演出季”，是应对这种挑战的一种谨慎尝试。

有些时候，作品要等一等观众

之所以用“谨慎”来形容这个演出季，因为所选剧目给人“似是故人来”的第一印象：西班牙默剧《安德鲁与多莉尼》13次中国巡演；加拿大多媒体形体剧《反转地心引力》7次中国巡演；法国纯真剧团《安提戈涅》和英



剧作家科尔泰斯在《孤独棉田》中创造了一对素昧平生却对峙的人物，一场对峙的欲望关系。

墨西哥默剧《也许也许也许》在上海的演出积累了高人气。

新西兰喜剧《和鸡一起活》。(均资料照片)

国当代芭蕾《虎生》都是4次中国巡演；英国的《我心深处》、墨西哥默剧《也许也许也许》、波兰新马戏《一桌N椅》和新西兰形体剧《小淘气》都是返场。一个演出季的12部作品，新作仅4部，这样的选戏思路是否过分“安全”？面对这质疑，策展人水晶承认，从短平快的剧展延长、扩容成演出季，节目输出的压力陡增，她的出发点确实是稳扎稳打，既是测试演出市场的容量，也利用旧

作的口碑和人气扩展观众群。最初“前沿剧展”的“前沿”这个定语，来自英语单词fringe，字面意思是“穗子”和“成为边缘”。水晶和搭档袁鸿的初衷是挑选那些相对于主流商业作品而言处于行业的边缘地位、却坚持尝试推动戏剧边界的作品。在把这些不循规蹈矩的“小戏”不断引进国内的过程中，作为策展人的她发现，创作的边界能够被推动，观众群的边界也是这样。

《安德鲁与多莉尼》来中国13次了，然而在今年这个演出季，目前已经开票的几部作品里出票最好的仍是它。演出市场中有太多不可测因素，即便水晶本人都无法清晰地解释为什么《安德鲁与多莉尼》能成为一部现象级的畅销作品，但该剧的市场轨迹让她意识到，有些时候，作品要等一等观众。“只要对内容有信心，观众就在那里，总是会来的，只是有的来早，有的来晚。”这就带出了短期集中展演的缺陷：演出的排期只有1-2场，作品来得像龙卷风，

等观众反应过来时，已然看不到了。等下一轮的剧展或巡演，则要等大半年甚至更久。比如《也许也许也许》是个独角默剧，去年来上海演出前，业内很多人觉得这个作品太异类了，谁能想到第一场反响太好，第二场爆满，可是演完两场就没了，许多失之交臂的观众从去年初冬盼到今年深秋。戏剧节展的演出场次总是有限，以至于看场好戏会有且看且珍惜的迫切感，演出季不同，在确保演出场所的前提下，一个剧目从

地排期1-2周，5-10个场次不等，一旦形成观众传递的口碑效应，“就不至于让新的观众等太久。”在这样的良性循环里，艺术家、演出方、剧院和观众都是得利的。

优质内容的持续输出，意味着把边界不断推得更远

比起《安德鲁与多莉尼》《也许也许也许》《安提戈涅》这些有口碑和人气积累、不愁票房的旧作，这个演出季里更让人期待的是两部亚洲首演的新作，《和鸡一起活》和《孤独棉田》。

《和鸡一起活》是一部新西兰喜剧，编剧在体量很小的一部作品里创造了生动的市井小世界，女演员在不到一小时的舞台时间里，欢笑着演完了一个女人一生的遗憾和失落。这个作品既不是时髦的肢体剧，也没有经典文本的背景，它承担了戏剧的一项重要作用，即在远离世界的地方，人们怎样生活着，怎样和外部世界发生着联系。《孤独棉田》是法国20世纪末最重要的剧作家科尔泰斯的代表作，他被视为热内的继承人，在《孤独棉田》里，他创造了一对素昧平生却对峙的人物，一场对峙的欲望关系，两个角色的“对战”中不存在交流，成了两个人的独角剧场。科尔泰斯的剧本文学价值很高，语言晦涩却充满优美的意象，比如“孤独棉田”在戏里的第一次出现：“你对我说话，就像是对一棵大树说，就像对着密室的墙，像在深夜里，一个人，一丝不挂地，散步于孤独棉田。”

《和鸡一起活》关于别处的生活，《孤独棉田》创造了别样的表达，分别从内容和戏剧实践的层面拓宽了视野。这两个剧目的存在，意味着这个“小剧场演出季”在整体稳妥的剧目排期中，也存着冒险的野心——无论对于剧院或是策展团队，优质内容的持续输出，总是意味着把边界不断推得更远。

虽然经常被拍到未经修饰的一面，但她从不纠结于此

郝蕾：只有纯粹、干净的人才能当一个好演员

■本报记者 董薇菁

排了三个月话剧的郝蕾，每逢周末必要回家给孩子辅导功课，很少有演员像她这般真实、接地气，和平常的职场妈妈没什么两样。虽然经常被拍到不太精致、未经修饰的一面，但她从不纠结于此。好演员的成色，只需要用好作品来验证。

将于12月首演的《曾经如是》，是郝蕾的第三部话剧作品。她在剧中饰演一位历经劫难的母亲，从青年演到老年，贯穿五小时始终。对学习戏剧出身的郝蕾来说，舞台的现场性是她特别钟情的体验，此次回归让她觉得“很多年都没有这么高兴了！”排练间隙，她与记者谈起了“表演”对于她生命的意义。郝蕾认为，表演，就是一场人生的修行，一个角色的背后是生命的积淀，演员赋予角色生命，而好的作品也能馈赠演员力量。

“偶像的生命很短，演员的生涯很长”

谈到中国实力演技派女演员，郝蕾一定是绕不开的名字。从19岁至今，郝蕾参演了60多部影视、舞台作品，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活的人物。《情满四合院》里质朴深情的秦淮茹，《黄金时代》中率性果敢的丁玲，《浮城谜事》里追求平凡生活未果的人妻，《少年黄飞鸿》活泼聪慧的十三姨……各种身份、性格和背景的角色都能驾驭。谈到“演技”，郝蕾始终觉得，把戏演好，是从事“演员”这个职业的基本操守。

“炸裂的演技”一度成为热搜话题，郝蕾却直言“非常可笑”，“所谓大的爆发力，是一个戏剧学院大二学生就应该做到的。今天一个成熟的演员还要拿一个二大的成绩单来炫耀和作为标杆吗？所以演员到底应该做到什么，应该做到职业的根本。”

进入演艺圈20多年，她仍然没有习惯“成名的感觉”。当年拍《十七岁不哭》，“杨宇凌”让郝蕾红遍大江南北，“一炮而红的感觉很不好，因为大家把角色带到我的生活中去了，我不太习惯被这么注目。”她把上班主任的一句话记到现在，“演员台下是只鼠，台上是只虎。”脱下了戏服就不要再“营业”了，演员就只做演员该做的事。

郝蕾认为，只有纯粹、干净的人才能当一个好演员，因为演员随时要准备好把角色装进自己的身体里。“有些演员整天关注机场穿什么，怎么把自己拍好看，天天想着怎么红，永远在一个壳里。偶像的生命很短，而演员的生涯很长，是一生的事业，必须去尊重它，你要想清楚想做哪种。我这个年代的人说的话，不知道年轻演员愿不愿意听。”



郝蕾在《曾经如是》排练现场。



郝蕾近照。

“希望把好的表演方法放到好的剧本里”

郝蕾坦言如今好的剧本越来越少，“有时会感觉越演越浪费。一名职业演员有了那么多年的经验，总会希望把好的表演方法放到好的剧本里去体现。”

接下《曾经如是》是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晚上她带回了剧本，一开始躺着看，然后坐起来看，越看越精神，看完，在卫生间里哭了好久。“我看到剧本第一反应就是唏嘘……作为演员到了人生现在这个阶段，终于有一个剧本能够替我

回答很多我对人生的一些疑惑，可以帮助我去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世界。”凌晨时分，她写了一长段文字发给制作人，一夜未眠。“我相信这个戏一定会带给我重要的人生感悟，但我不着急知道它是什么。”

这是郝蕾的第三部话剧。此前，她与孟京辉合作过《恋爱的犀牛》《柔软》两部作品。演《恋爱的犀牛》第一场时，郝蕾才23岁，成功塑造了迄今为止最经典的“明明”。虽然获得了业内及观众的高度认可，她却始终认为自己演得不够出色，“《恋爱的犀牛》最开始是小剧场话剧，最近的观众已经到我脚下了，但是和观众之间总觉得有一道屏障。”演《柔软》时也是“赶鸭子上

架”，全场仅三名演员，两个多小时不能下台。“只好自己催眠自己是上帝，所有人都得看着。”郝蕾说，舞台确实更考验演员。演话剧，她是没有像演影视剧那样自信的。

郝蕾和这部新戏格外有“缘分”。2012年，她做了一个摄影展就叫做《如是》。照片上的郝蕾“素颜剃发”，轻纱裹身，看起来圣洁而从容。谈起这段独特的经历，郝蕾说当时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可以代表众生的符号，就很自然地把手发剃了。“剃完头发之后，我突然觉得头发也不是一件衣服，只是几片纱，随便怎么穿都好，我感觉我人很自在。”自在，是她最想追求的人生状态。

“有些演员整天关注机场穿什么，怎么把自己拍好看，天天想着怎么红，永远在一个壳里。偶像的生命很短，而演员的生涯很长，是一生的事业，必须去尊重它，你要想清楚想做哪种。我这个年代的人说的话，不知道年轻演员愿不愿意听。”

我看到剧本《《曾经如是》》第一反应就是唏嘘……作为演员到了人生现在这个阶段，终于有一个剧本能够替我回答很多我对人生的一些疑惑，可以帮助我去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世界。我相信这个戏一定会带给我重要的人生感悟，但我不着急知道它是什么。”

——郝蕾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登陆国内院线超过三周，日本动画导演新海诚的新作《天气之子》票房尚未突破三亿元，这与影片首日预售就超过2000万元并单日票房突破4000万元的佳绩显然有着不小差距。距离导演上一部大热影片《你的名字。》三年，中国观众此前对电影的期待不能说不高，但目前看来，无论是票房落点还是口碑评分，新片都无法企及前作。

《天气之子》作为国内首部IMAX上映的日本动画片走近观众，电影以高一男生森岛帆高和坚强少女天野阳菜为主角，讲述了在气候调节失控的时代，森岛帆高离家出走，前往东京为一家超自然杂志社撰稿，无意间与拥有超能力、能够使天空放晴的天野阳菜相遇，谱写了一出“比起晴空，我更需要你”的浪漫恋曲。

值得一提的是，与在国内的遇冷相比，《天气之子》在日本本土的反响相当热烈，新海诚凭借该片晋升为“双百亿”导演，电影已坐上2019日本电影票房冠军的宝座并确认将代表日本参加明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奖的角逐。

过度跳脱和理想化的剧情是影片最受诟病的一点，当森岛帆高和天野阳菜之间的爱与城市乃至世界的命运相联结，“奋不顾身”并不是万灵药。有观众直言：“跟《你的名字。》相比，剧情不是一个路子的。”导演曾将新片定义为一部可以“哭得很开心，也可以哭得很彻底”的商业片，有评论认为，这次恰恰就输在了“商业”二字上。男女主人公的相遇、两人平铺直叙的感情线、毫无惊喜的大结局等都让人想起似曾相识的观影体验，“套路”之中却少了一分新鲜的悸动。

其实，《天气之子》与《你的名字。》分享着不少相同的基因，无论是以少男少女为主的世界观、精美的画面甚至是原班的配乐团队都保持了应有的水准。

此番借《天气之子》再度收获一百亿日元电影，新海诚也因此成为继宫崎骏之后第二位连续两部作品突破这一关卡的日本本土导演。《星之声》《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秒速五厘米》……从出道开始，接连制作出优质作品的新海诚曾不可避免地冠上“宫崎骏接班人”的称号。但如动画迷们所知，新海诚从始至终都用电脑作画，这点便与钟爱手绘的宫崎骏截然不同，而他也曾表示专注刻画少男少女情感的自己，无法制作出宫崎骏那样的“全民动画”。

“做动画是很折磨崩溃的，但看到超出预料的好镜头时，一切都值了。”关于年少时独有的冲动、关于淡去的青涩记忆、关于爱和勇气，这些在新海诚作品里被一再提及、之于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曾经是屡屡打动影迷，赢得高票房的“必杀秘籍”，但同时只有在一出好故事里，它们才能释放出最大的能量。



图为日本著名动画导演新海诚新作《天气之子》剧照。

日本动画电影《天气之子》中国票房2.8亿元

新海诚的票房「秘籍」还灵验吗